

# 任重而道遠

## ——論大學之使命

王增越

### 引言

理想，學術，自由，一直是大學之魂的核心。而如今卻有人這樣形容內地的大學：理想死了——功利主義拜金主義充斥校園；<sup>1</sup>學術髒了——教育產業化<sup>2</sup>的大潮下學術腐敗已成常態；<sup>3</sup>自由不見了——行政化的體制<sup>4</sup>下大學成了官僚的附庸……我們還應堅持我們的追求嗎？大學究竟應當為學生為社會帶來甚麼？

要回答這些問題，就讓我們回溯千百年前哲人的思想，探尋大學最初的使命。

### 沉思之力

許多學者抨擊當今大學理想缺失、學術浮躁，疾呼應大力培養學

- 
- 1 李培根語：「大學精神的缺失一個很重要的表現是我們現在大學裏頭的功利主義表現的比較明顯。」
  - 2 「教育產業化」是指圍繞學校創收、經營、轉制、收費、產權等問題，以增長和效率為主要准求的教育改革。自1999年6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後在高校全面推行（「教育產業化概念」）。
  - 3 方舟子主持的《新語絲》網站平均每年揭露一百餘起學術造價事件。另據武漢大學資訊管理學院副教授瀋陽的研究，我國買賣論文已經形成產業，2009年規模達十億元。
  - 4 大學行政化的含義：1. 政府對大學的行政干預日益強化。2. 大學內部管理高度行政化，行政權力凌駕於學術權力之上（劉堯，「大學何以去行政化」）。

生的人文關懷與社會責任；然而在風氣浮躁的社會環境下，又有甚麼力量能讓大學生從激烈的競爭中抽身，去仰望理想、潛心學術呢？

要尋找這樣的一種力量，讓我們看看大學對個人有何根本意義。毋庸置疑，對個人來說，大學只是人生的一個驛站，終究應服務於人生中某些更高的目的。那麼人的最終目的到底是甚麼？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最終目的是幸福。<sup>5</sup>幸福是一種自足、完滿的最高善，我們作為人，這種最高善就是那種合乎德性的靈魂的活動，<sup>6</sup>而最符合這些條件的靈魂活動便是沉思。<sup>7</sup>所以，幸福與沉思同在。<sup>8</sup>

但是，作為現代人，我們似乎很難理解為甚麼沉思等於幸福。不妨來看一個例子，一個過着沉思的生活的人：蘇格拉底。正如我們在《會飲篇》中所看到的，一方面他的雄辯征服了在場的幾乎所有人，而他雄辯的能力源於沉思；另一方面他又像個怪人，在阿迦松鄰居的門廊下沉思到連宴會都遲到了，<sup>9</sup>可見他在乎的並不是外在榮譽而是沉思本身。那麼，在這種沉思當中，蘇格拉底得到了甚麼？他沿着「愛的階梯」拾級而上——從形體之美到體制之美、知識之美，最後到完美之美，<sup>10</sup>站在階梯的最頂端，凝視着精純不雜的美的真相，將美內化成自己的東西，最終達到欣賞萬事萬物的境界。<sup>11</sup>身處這種境界，很多精神的獲得，比如積極的生活態度，<sup>12</sup>都是水到渠成的事。

這樣深刻而意義深遠的思想，僅僅是一次對「愛」與「美」等哲學命題作出沉思的結果而已。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如果一個人對更多、更廣泛的哲學命題作出沉思，會獲得更多澄澈的理解，一點點積累成完整的世界觀與人生觀，沉澱為受益一生的精神財富。

5 *The Nicomachean Ethics*, I 7, 1097b21.

6 *Ibid.*, I 7, 1098a13–20.

7 *Ibid.*, X 7, 1177a19.

8 *Ibid.*, X 7, 1177a20–1177b24.

9 *Symposium*, 175A–C.

10 *Ibid.*, 211C.

11 *Ibid.*, 211E.

12 *Ibid.*, 211E.

而我們一開始所希求的那些精神品格——理想與學統——都無非是以上過程的副產品。就理想而言，沉思增進我們對社會人生的理解和熱愛，從而使我們找到為自己為社會奮鬥的內在動力——理想；就學術方面，沉思加強我們對宇宙的認知，使我們學會欣賞世間萬物，找到一片令我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曾不知老之將至」的領域，而只有真正以學為樂的人才能真正求真理、繼絕學。

沉思是因，精神是果，正如《大學》所言：「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sup>13</sup>所以我認為，大學對個人的根本使命應為：教我們如何去過沉思的生活，引導那自由的心靈去從事美滿的探索，給人類帶來智慧。<sup>14</sup>

## 參政之義

無獨立之精神，就無自由之思想。<sup>15</sup>大學要在學生中播撒沉思的種子，就需要一個思想人格獨立的公民社會，以提供自由的土壤。那麼，大學有能力參與這樣一個公民社會的建設嗎？

盧梭所提煉出的社會契約，是很多人理想中公民社會的基本原則。<sup>16</sup>問題是，社會契約的建立又需要這樣一個民族作為土壤。首先，他們要明智行使權力，看得出甚麼是幸福，知道如何表達自己的訴求，<sup>17</sup>「野蠻」到「懂得為自己爭取自由」。<sup>18</sup>其次，他們要自覺

13 《禮記·大學》。

14 參看梅斯菲爾德語：「世間很少有事物能比大學更美。當防線崩癱，價值崩潰，水壩倒塌，洪水為害，前途變得灰暗，古跡淪為泥淖時，只要有大學屹立在那裏，它就屹立閃光；只要它存在，人那顆被引導去從事美滿探索的自由心靈仍會給人類帶來智慧。」見「大學之道」，《文化中心\_鳳凰網》。

15 「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陳寅恪，《王國維紀念碑碑文》）

16 每個人都以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於公意的最高指導之下（*The Social Contract*, Book I, Chapter VI, 392）使得每一個公民的個人權利和財富得到保障，同時他們又不過是在服從其本人，並同以前一樣自由（*The Social Contract*, Book I, Chapter VI, 392）。

17 *The Social Contract*, Book II, Chapter VI, 409.

18 *Ibid.*, Book II, Chapter VIII, 413.

履行義務，「馴服」到能「忍受良好的法律」，<sup>19</sup>否則社會契約會成為一紙空文。<sup>20</sup>第三，民智要開化，因為人民是法律的創作者，<sup>21</sup>而法律體系的建立又是一項重大而困難的事業。<sup>22</sup>那麼如何賦民權、立民德、開民智、塑造一個民族呢？

對此，黃宗羲老先生已經準備好了最行之有效的藥方——教育。誠然，用現代的標準來衡量，黃宗羲筆下旨在養士、為帝者師與公是非<sup>23</sup>的學校，還需要兩方面的調整：第一，「為帝者師」與「養士」的意義一樣，都在於提高公民的整體政治素養；<sup>24</sup>第二，「公是非」這一職能包含的兩個方面——產生並引導皇帝尊重真理以及對具體政令提出諫議，<sup>25</sup>等價於指導公意<sup>26</sup>和監督政府；其中，指導公意要求提高人民的道德水準，使每個公民都能站在公共利益的角度來考慮問題。所以，放在今日，黃宗羲的學校其實包括兩大職責：其一，通過教育提高公民的政治素養與道德水準，這種教育我們稱之為公民教育——作為學校的責任之一，公民教育在建立公民社會、維持社會契約、提高立法與行政水準方面發揮着不可或缺的先決作用；其二，監督政府，大學可以憑藉較強的資料處理能力和判斷力，在核實政府工作報告等方面發揮獨特優勢。

至此我們可以看出：大學可以憑藉公民教育和監督政府兩大政治參與，對公民社會的建設產生深遠影響。為達成這一目標，最重要的

19 *Ibid.*, Book II, Chapter VIII, 413.

20 *Ibid.*, Book I, Chapter VII, 395.

21 *Ibid.*, Book II, Chapter VI, 408.

22 *Ibid.*, Book II, Chapter VI, 409.

23 《明夷待訪錄·學校》。

24 皇帝集主權、立法權與行政權於一身。而今主權在民，而立法者和行政者也都出自人民；作為主權者的人民需要學習如何行使主權，而人民的整體政治素養也是立法與行政水準的基礎。故「為帝者師」與提高人民的整體政治素養有相同意義。

25 《明夷待訪錄·學校》。

26 共識論的觀點認為真理是任何被某特定群體一致同意的東西，而公益便是眾意正負相消後的結果（*The Social Contract*, Book II, Chapter III, 401），所以在公共事務領域中，被公意所認同的事物可以被看作真理。故產生真理與指導公意有相同意義。

是提高大學自身的獨立性，這不僅需要去行政化的組織體系，還需要師生的獨立精神，因為只有思想獨立的大學才能培養出人格獨立的公民，只有體制獨立的大學才能有獨立判斷的能力，對政府的監督才有權威；其次，大學也要使每個公民得到平等的受教育機會，因為只有能代表人民的大學才能代表人民的價值取向，也才能用其價值觀去影響多數人民。

## 結論

讓我們套用陳寅恪先生的話，來總結這次與先賢對話得出的結論：大學之使命，乃在於培養沉思之靈魂，自由之公民。其任不亦重乎？而今反視大學之亂象，偏離其本源初衷，不亦遠乎？

然而就是任重道遠，我們也要知難而上，立足現實，使大學回歸這一使命，還大學以魂。因為唯有承擔起其使命的大學，才能擔當天下公器之用，<sup>27</sup>寄託起民族的明天。

## 徵引書目

### 英文書目

Plato. *Symposium*. In *Symposium and the Death of Socrates*. Trans. Tom Griffith. Ware,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1997. 2–58. Collected in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sup>nd</sup>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98–150.

27 「夫學術者天下之公器。」（黃節，《李氏焚書跋》）

Rousseau, Jean-Jacques.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 G.D.H. Cole. Miami: BN Publishing, 2007. In *In Dialogue with Humanity: Textbook for General Education Foundation Programme*. 2<sup>nd</sup> ed. Hong Kong: Office of University General Education,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383–421.

## 中文書目

- 「大學之道」，《文化中心\_鳳凰網》，2012年5月10日搜尋<<http://www.news.ifeng.com/history/special/daxuezhidao/>>。
- 《中國論文交易市場發展報告藍皮書（2009–2010）》，《雜誌網》，2012年5月10日搜尋<<http://www.bianjibu.net/news/1077.html>>。
- 李婧，「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大學功利化現象明顯」，《人民網》12-02-2009，2012年5月10日搜尋<<http://www.edu.people.com.cn/GB/8795153.html>>。
- 亞里士多德著，廖申白譯注，《尼各馬可倫理學》，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 「教育產業化概念」，《百度文庫》，2012年5月10日搜尋<<http://www.wenku.baidu.com/view/5cff5def19e8b8f67c1cb97b.html>>。
- 「真理」，《維基百科》，2012年5月10日搜尋<<http://www.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7%90%86>>。
-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節選，載《與人文對話：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讀本》，第二版，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大學通識教育部，2012，頁373–381。
- 劉堯，「大學如何去行政化」，《科學網》，2012年5月10日搜尋<<http://www.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0/5/231735.shtm>>。

## 老師短評

「讀書這麼多年，在教育制度裏不斷往上走，從來沒有人問過我，心目中的理想教育制度是怎麼樣的，我也從沒想過，自己可以參與這種討論。」以上是某同學在短文裏討論《明夷待訪錄》學校篇時，有感而發的反思。增越同學談大學任重道遠的使命，似乎也表達了同樣逼切的心情。難得的是，增越同學能把亞里士多德有關沉思的理論，結合到《會飲篇》中蘇格拉底實質的沉思活動，指出其雄辯之力源於沉思，因此也是其在「愛的階梯」拾級而上、為個人累積思想財富的動力。至此，文章又從大學職能在於為學生播撒沉思的種子，推出思想人格獨立的公民社會為其必須的土壤，討論也就從個人對理想教育的需求，合理地過度到群體對社會建制的訴求。增越同學的陳論清晰而有序，能運用現代概念，審度黃宗羲「養士」、「公是非」等提議，點出盧梭的社會契約，是培養另類的「野蠻」與「馴服」，值得我們深思。（趙茱莉）

